

第六回 尋二僕上山受困 約三事梅英解圍

詩曰：

不是神仙窟，勞君解佩纒。星岩留織女，營室困裴航。
戰苦三章約，盟灰五虎娘。人情真險巖，難禁九迴腸。

話說李公主送逢玉至關外，叮囑逢玉見了姑娘，必須回轉山寨，再起身東歸，逢玉應諾而別。公主轉到順正堂，喚進一個把總，姓盤名為連，吩咐道：「我有書二封，白銀二百兩，大緞壽衣二襲，差爾送至程鄉縣桃花村，獻與吾公姑黃太公，爾便住在彼處，待姑爺到家，一同奉迎太公太婆車駕到山供養。於路小心毋忽。」盤把總領命出來，挑了兩個健步，背了包袱，自己穿了八耳麻鞋，跨了腰刀，起程望程鄉而去，今且按下不表。

且表逢玉別了公主，主僕三人取路望德慶州來。已到廣利，黃漢問道：「相公還是走路，還是搭船？」逢玉道：「這裡是上水，搭船甚遲，我心甚急，路上走罷。」三人遂取路上來。不則一日，已到德慶州，道旁籬笆中有一個長者，屈著腰在那裡鋤地，逢玉跳下馬來，躬身問道：「借問老者，這裡到大紺山還有多少路程？」老者抬頭把逢玉上下看了一看道：「相公要到大紺山何干？」逢玉道：「晚生有個姑娘在那裡，要去探問一番。」老者搖首道：「遠是不遠了。」逢玉大喜道：「今從那條路去？煩長者指示一二。」老者指道：「向西行數十里，至錦石山，渡海到南江，循六都水口行三十餘里至石夾，穿過雲攬便是大紺山了，只是亂石叢箐不甚好走。」逢玉謝了，遂望錦石山來。一路土山綿互，行了數十里，忽見一柱石，拔起如削，高百餘丈，狀若兜鍪，旁無附麗，萬蕊千葩，爛若丹霞。逢玉便以鞭指道：「此就是錦石山了！」黃漢二人忙舉首望去，真個金裝玉琢，五彩紛披，後人有個銘兒，做得甚好，附志於此，以資觀玩：

遽惟天柱，實砥牂牁。萬里南瀆，至此無波。效靈漢室，臣服王佗。蠻椎大長，罔敢稱戈。
大夫奉使，來指山河。梅關擁節，桂嶺鳴珂。肅心致禱，步障婆娑。已刑白馬，遂表青螺。
蒲桃宮錦，覆布岩阿。植花代繡，五彩破陀。木棉烽火，石乳酥醅。斑駁容與，蠻女謳歌。
存神過化，精爽相摩。金裝寶劍，留與煙蘿。頰消越霸，永棄秦苛。一峰鼓舞，五嶺包羅。
金標共峙，銅界誰過。舟乘青雀，潭泛白鵝。來斯秩禮，牲醴孔多。山神獻異，奇蓄紛葩。
果驅雙脊，魚翠於窠。一群馬鹿，三尺雞駝。收香作室，吐綬爭柯。綠毛倒掛，清響相和。
狸呈玉面，蝶弄修蛾。瘴消青草，煙墜紅荷。芙蓉九疊，為爾哦蛾。西南作鎮，奠此江濤。
由漢迄明，巖巖瞻爾。神廟初年，蠻瑤蠱起。助賊凶威，妄遭讒毀。大藤已誅，永清瀧水。
建縣東安西寧，開疆十里。維爾之功，盤瓠披靡。花角洞西，白衣山子。刀稅咸輸，黃龍水矢。
藤弦響絕，銅鼓聲死。水口羅旁，險隘無比。爾作塞門，咽喉扼彼。萬嶂盤回，千峰綱紀。
蒼翠如濡，雲霞有喜。錫名華表，大書山史。字渥丹砂，擘窠誰似。王表巖巖，翠屏幾幾。
削成四方，茫無首尾。崧台為終，都嶠為始。羅定之宗，所以禋祀。並為漢臣，築宮其址。
重貺山靈，千葩萬蕊。以薦大夫，以惠士女。

黃漢看了大為奇異道：「怎麼這個山峰，遍岩谷都是花卉？好看得緊！」逢玉道：「這個古事怎哩，當時有個漢大夫陸賈，奉使南越，從桂嶺取道至此，施錦步障，以登此山，禱求山靈，謂若能使尉佗降服，當以錦為報。後尉佗果去帝號受南越王封，與陸賈泛舟珠江，逆牂牁而上此山，遂以錦包山石，錦不足，植花卉以代錦，所以花卉甚眾，長年如春，採擷者多不識其名，有此故事。逢玉昔慕陸賈之名，不意間得賞其跡，也是平生一大快事也。」黃聰指道：「爾看那絕高的石上，像有三個大字般！」逢玉笑道：「我聞黎瑤石曾於此山書『華表石』三字，為世所稱，那裡書的必是此字。」黃聰聽了，飛跑前數十步看去，鼓掌大笑道：「相公所說一些不錯。」正談笑間，不覺已至海口，買舟渡到南江口上岸。岸上有座酒樓，極其寬敞，逢玉道：「天色晚了，就此歇了，明日再走罷。」黃漢道：「相公說得是。」三人走進店來，店主不轉睛的把逢玉看了一會：拱手問道：「相公何往？」逢玉道：「小生要到大紺山訪親。請問主人，這裡到大紺山從那邊去？還有多少路程？」主人答道：「從正西行三十里到陸溪，再折而南三十里至夾石，又行三十里便看得大紺山了。在小店起身，兩日早到哩。」逢玉大喜。

次日起來，依著店主言語，望西而行。行上二三十里，日色漸漸炎熱。黃漢挑了擔兒，汗流浹背，漸漸走不上。逢玉等得不奈煩，回頭向二人道：「爾兩個緩緩走，我先行一步，尋個涼快去處暫歇等爾。」二人應諾，逢玉遂揚鞭，趁著大路而行。行過幾十山腳，山凹裡突出個亭子來，逢玉下馬，坐在亭子內乘涼等他兩個。看看日已過午，兩個還不見來，逢玉焦躁道：「怎麼這時候還不見來？莫非行錯了路麼！」跳起身來，步至事後岡上，憑高一望，那有個人影兒！逢玉慌了，步下岡來跨上馬，從舊路倒撞轉來。一路左顧右盼，行了七八里遠近，是個三岔路口，來時不曾留心看得，此時仔細低頭一認，左邊一條路比先行的較寬平好走，因忖道：「敢是他兩個從這條路上去了？待我趕上一步看來。」遂把馬一提，飛也似趕來。行行了一回，忽見道旁丟下個草笠兒，像是黃聰的一般，忙下馬拾起一看，果是黃聰的，心中大喜道：「原來他兩個走這條路上來！好是趕回來，若呆坐在亭子裡，夜間兩邊不知怎麼慌哩！」一邊想一邊飛馬趕來。忽林子裡胡哨一聲，跳出百十個嘍囉，一字兒擺開，為首一個，坐在馬上大喊道：「行路的留下馬去！」舉刀便斲將來。逢玉大驚，急拔劍相迎，戰上數十合，奮起精神，一劍揮賊為兩段。小嘍囉一哄而散。正是：

行人心急夕陽邊，又遇豺狼擋道前。

逢玉雖然勝了一陣，心中慌做一團，也顧不得二僕了，撥轉馬頭便走。走不上五六里，一聲炮響，鼓角齊鳴，刺刺裡湧出一彪軍來。為首一將，面如噴血，眼似銅鈴，手執利刀，縱馬殺來，聲若巨雷般大喊道：「行路的留下馬兒去！」逢玉退去不迭，只得舉劍相迎。鬥了二十餘合，肚中飢餓，心中慌迫，氣力不加，撥轉馬頭落荒而走。那將大喊趕來，逢玉正慌間，一聲炮響，又一少年，金盔銀鎧，雉尾高挑，手執方天畫戟，帶著一枝兵從山凹裡截出，大喝一聲道：「孤道爾插翼飛去了，還敢撞進來？照戟罷！」揚的一戟刺來。逢玉急忙招架，鬥了數合，後面那將已趕上，並力來攻。逢玉招架不來，暗暗驚慌道：「半死此矣！」忽見將馬嘶嘶，

地翻將下來。逢玉乘個空，托地跳出圈外，拼命逃走。眾兵緊緊追趕，天色漸昏，料走不出，望著一個土山縱馬上去。見山上有個神祠，祠外有個石香爐，貯滿一爐清水，逢玉事急智生，想道：「石禪師的咒，神於梅花村，難道不神於此？」跳下馬來，把劍尖在石爐水面，依訣畫了十四個字，念一套咒語，置劍爐面，一手帶馬至祠前繫住，坐在祠內打聽消息不題。

且表少年，指揮將士將土山圍住，喝令軍士上山擒拿。眾將士吶喊一聲，正要搶上山來，忽然山上波濤湧溢，人不能前。眾各驚訝道：「這山從沒有水，怎麼忽然有這般大水？」少年走近來看了一會，暗暗想道：「難道這娃兒有甚法術麼？」吩咐將士道：「爾們且圍住，俟天明再處。」軍士得令，緊緊圍住。正是：

莫謂無神自有神，咒傳十四字堪珍。

前在梅花獲美女，今從天馬降紅塵。

看官，爾道這個圍逢玉的是甚麼人？逢玉卻撞在他手裡？原來這個就是羅旁天馬山瑤王梅英，正是有名的五花賊！不知嘉桂山李公主的裨將，怎的探聽不實，誤逢玉尋到這個所在來，正是送肉上砧，那有不受困的理！這個羅旁地方萬山重疊，有千里廣闊，昔將軍陳璘，常以為人不能甲，馬不能鞍。瑤人有個謠曰：

官有萬兵，我有萬山。兵來我去，兵去我還。

瑤人又矯捷善戰，爬山渡嶺，輕疾如猿獼。每戰帶三短刀，持鐵刀木弩，挾單竹竿，炙以桐油，渡江則編為筏，所向無敵。又善設伏，官軍來，則各退守砦寨，遣兵繞出官兵之後，俟官軍退，則於九星岩吹動石竅或撞動石鼓，號召其眾，集兵躡其後，俟官軍退至伏所，伏發，則前後夾擊，官軍往往失利。其謠曰：

撞石鼓，萬家為我虜。吹石角，我兵齊宰剝。

又呼錦石為石將軍，每戰必於隔江呼之，應則吉，不應則否，有許多怪異。故瑤人日強，分據險要，有八十餘寨。天馬山梅英，年方一十六歲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瑤人畏服，共尊為瑤王。還有個女兒，名喚梅映雪，長梅英一歲，不但生得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，使一枝方天畫戟，真有神出鬼沒之奇。又練得一個驚人的法術，能散豆為炮，胸前掛個錦囊，貯著黃豆三五升，交戰時，佯為敗走，人若趕去，他用手探入囊中，撮豆在手，扭轉身來對人一擲，就如響著個百子炮般，在人面上亂爆，一時青腫起來，唯用鐵鏽水解得，若不曉解救，百個百死。有這等利害，故官兵遠見遠遁，百姓聞得五花賊三字，就棺柩裡的也驚得打顫哩！

閒話不表，今且表梅小姐坐在寨中，不見兄弟回來，著小校打聽，小校回來稟復道：「啟小姐，昨夜南江口開酒店頭目著人來報，有個客人騎著一匹千里馬，帶兩個僕人，跟問大紺山路程，知他要進山來，故不曾下手，叫大王著人於路中截拿。大王遂差雲攬山大王石春白帶兵在山口伏截，又使小頭目於前面林子裡手拿。先拿著兩個僕人，及那騎馬的到來，強不服拿，殺死我家小頭目。大王發怒，親自帶兵趕去，不料那騎馬的被石大王殺敗，倒撞轉來被大王圍在土山，原來那騎馬的有些法術，平白地弄出大水來，護住土山，人不能上。大王只得教兵士緊緊圍住，且待天明再處。」梅小姐忙問道：「先拿來兩個僕人在那裡？」小校道：「縛在剝皮柱上。」梅小姐道：「爾可帶他進來，我要問他。」小校忙出去解了黃漢二人的索子，帶至小姐跟前，喝令跪下。梅小姐問道：「爾兩個姓甚名誰？何處人氏？往大紺山何干？那騎馬的是爾何人？爾說得明白，我饒爾下山去。」那黃聰驚得就如拿出教場聽斬的一般，一句也說不出來。還是黃漢有膽，垂淚道：「小的是程鄉人，姓黃。去年三月，同我相公黃逢玉，奉我太公命，到從化訪問姑娘，不料姑娘又移徙到大紺山來，只得同了相公又到此地來。那騎馬的是我相公，望大王饒小的三人性命。」小姐聽了喝道：「爾怎敢在我跟前說謊！」黃漢連忙磕頭道：「小人是極老實的，在別人面前都不敢說謊，怎麼走在大王跟前還敢說謊！」小姐道：「爾說去年三月起身，程鄉到這裡有多大路程，要行動一二年才至此地？豈不是說謊麼！」黃漢遂把梅花村如何救了張小姐，張太公如何把女許配我相公，及至嘉桂嶺，如何遇著李公主，李公主如何招我相公，細細述了一遍。梅小姐聞言大喜，吩咐小校快解下黃管家縛來，笑嘻嘻向黃漢道：「大叔不要驚，包爾無事。」顧小校道：「快取酒食與管家壓驚。」自己忙起身進後寨，裝束齊整，騎了馬，帶了黃漢二人下山來。進至帳中，與弟梅英敘禮坐下，正要開言，小校報導：「軍師下山來了。」姐弟二人忙出寨迎接。爾道那軍師怎生模樣？但見：

長不滿三尺，大反有數圍。遠看極像冬瓜，近瞧卻同布袋。亂蓬蓬一部虬鬚，恍東坡之再世；文縷縷滿懷鬼怪，疑吳用之又生。來不是臥龍岡，何為羽扇？輔不是劉玄德，偏戴綸巾！

那軍師復姓諸葛，名同，越城人氏。廣有機謀，深通術數，又有妖法。梅英聘為軍師，幾番大敗官軍，都是他的謀略。今夜下山來，與梅英姐弟施禮坐下。梅英道：「軍師來得正好，今天外面走進一個娃兒來，被孤家殺敗趕至土山，不知他用甚法術，弄出大水來護住土山，進去拿他不得，煩軍師大施法力，破了他的法，待孤家拿來與小頭目報仇。」軍師道：「不才正為著此事而來。前頭我占個課兒，這個郎君與小姐有婚姻之數，不可傷他。」梅英道：「若不拿來，恐怕他用甚法術兒遁了去。」軍師道：「他若有遁法，走多時了！」梅英道：「若論才貌年紀，真足為孤姐之匹，但須破了他法兒，方得他出來說話。」軍師沉吟了一會問道：「他可有同伴麼？」梅英道：「早間拿獲兩個僕人。」軍師道：「今在那裡？」梅小姐道：「奴帶在這裡。」軍師忙顧左右喚進來跪下，問道：「爾姓甚名誰？爾的主子何處人氏？」黃漢答道：「小人相公姓黃名逢玉，程鄉人氏。小人名黃漢。」軍師道：「我欲放爾去見爾主子，爾肯去麼？」黃漢道：「大王若肯放小人去見相公，小人怎敢不去！」

軍師道：「爾的主子用法遮住，爾怎樣去見他？」黃漢道：「我相公的法，人看他裡面不見，他卻看得外面人見。大王著肯放小人去，小人到了那邊，相公看見必然收法。」軍師大喜道：「既如此，我有一事與爾商量。」因指著小姐道：「我這小姐今年一十七歲，貌是爾看見的，還有數般上天下地都尋不出來的武藝，我這羅旁整整萬的英雄都要讓他，真是個好對頭。我起個數兒，該與爾主人作配，就煩爾為媒，爾若說得爾主人從了這頭親事，不但無喪身之禍，就有一套大大富貴哩！」黃漢叩頭道：「小人就去說。」待至天明，梅英叫左右引黃漢二人至山下一看，蓋天也似一片波濤，湧立如壁，黃漢對著大水放聲大哭。

時逢玉坐在祠內，一會見兵士不上來，知法靈驗。殺了半日，又不曾食，身子覺得困極了，取塊石頭做了枕，大著膽放翻身子，且睡一時。醒來想道：「他們雖上不來，我怎樣出得去呢？」正在那裡思想，忽聽見哭聲，側耳細聽似黃漢聲音，遂跳起來，立在山嘴一望，果是他兩個。低頭想了一想道：「這個法兒終非了局，不如收了法，喚他兩個上來商量，再作計議。」遂依法收了。黃漢在下面正哭問，忽見波消浪滅，現出一座土山來，仰面一看，果見相公站在山尖上。二人大喜，飛也似走上山來，見了逢玉，抱住大哭。逢玉亦泣了一回，扶起二僕來道：「事已至此，哭也無益，我且問爾，爾兩個幾時被擒？」黃漢道：「他今怎肯放爾來見我？」黃漢又把那軍師言語述了一遍，且道：「今已入他圈套，料想插翼飛不去，性命要緊，不如從他。」逢玉勃然大怒

道：「逢玉名家子弟，天朝良民，死即死耳，安肯從賊！爾二人要命，快快下山去從他，逢玉死於此矣！」說畢，拔劍上馬，便欲衝下山來。黃漢二人拚命抱住，哭倒在地道：「我二人蒙太公與相公視如骨肉，相公不欲生，黃漢怎敢愛死！但嘗聞相公說：死有重於太山，死有輕於鴻毛。相公何輕生若此？」逢玉道：「吾完吾白璧，不受賊污，何至同於輕生！」黃漢道：「常則守經，變則行權。相公忘太婆臨別涕泣之言乎？且張、李二小姐托身相公，彼二人者身雖女子，動循禮則，不恚相公慕一時潔烈之名，身膏草莽，僕知二女不化望夫之石，亦當為墜樓婦矣！相公何忍出此也？為今之計，只宜將計就計，暫且順從，看有機會再行走出，則婚非所願，棄之有名，義不受污，逃之無礙，此正行權而不戾經之用也！相公何不思之乎？」逢玉被黃漢說得透了，又見黃聰跪在跟前哀哀的哭，不覺垂淚道：「爾也說得是，只是他以強暴壓我，我便俯首帖耳，搖尾去乞憐，我決不能！我前在梅花村以三事相要，嘉桂嶺以三事相拒，今亦以三事相約，彼若能從，吾姑且聽也，若不能從，吾寧爛死沙泥，決不與此賊俱生也！」

黃漢道：「那三事？相公說來，待小奴與他說。」逢玉道：「一要他歸降朝廷，輸糧納稅；一李公主身榮一品，願居張氏之次，今要他居李公主之次；一成親後，十天半月就要放我歸家，侍奉父母。一件不從，唯有死戰耳！」黃漢道：「待小奴去說來。」連忙回至寨中跪下，軍師道：「爾回來了麼！爾主人怎麼說？」黃漢道：「我相公聞說甚喜，只有三事要與大王相約，望大王天地之量，俯從其約。」梅英道：「那三件？」黃漢道：「一件，要求大王歸附朝廷。」梅英未答，那軍師連連點頭道：「這個是正經事！從得，從得。」黃漢道：「二件，我相公先聘張小姐，後遇李公主，李公主願居張小姐之次，今欲小姐亦如李公主遜讓，居李公主之次。」梅小姐未答，那軍師又連忙點頭道：「這個自然，自然。三件呢？」黃漢道：「第三件，我相公說，家有老父母，各七八十，成親後，十日半月就要求小姐放我相公歸家侍奉。」梅小姐搖首道：「這件行不得！」那軍師忙道：「此正孝子之事，那有行不得的道理？爾去回復爾主人，三件都依著爾行。」黃漢大喜，扒起身來如飛去了。梅小姐道：「軍師，奴這婚事不是他甘願的，放回去他若不來，天涯海角，叫奴那裡去尋他？」軍師大笑道：「只怕他不肯與小姐成親，若肯與小姐成親，進了我寨中，放不放權在小姐，愁他飛去了麼！」梅小姐大悟道：「軍師意見，真令人捉摸不著。」

不說軍師與梅英姐弟坐在寨中，等候回報。且說黃漢飛至土山，笑容可掬道：「瑤王都依了！就請相公下山相見。」逢玉道：「必要他撤兵，成禮來接，我才下去。」黃漢只得又下山來說，軍師道：「大是！大是！」遂吩咐兵士撤營歸寨。梅小姐先自回去。梅英換了禮服，率領眾將來至山下，步行上山。黃漢飛報上來，逢玉只得整衣相迎。一一見了禮，梅英攜著逢玉手下山，一齊上馬，來至天馬大寨，敘禮坐定。逢玉道：「所約三事已蒙鼎諾，望大王金石不渝。」梅英道：「孤方將興大義於天下，安肯食言！」左右獻上茶來，設宴款待，就請逢玉暫住前寨，陳設極其華盛。

次日，梅英於寨後，用香草花枝結成一廬，號為花寮。擇吉，以鼓樂迎導，逢玉與梅小姐居其中，謂之入寮。逢玉至寮中，見侍女數十人，皆著黑裙，裙腳以白粉繪畫，作花卉、水波之紋。髮分數綹，左右盤結，上覆繡帕。領、袖，或青或紅，皆刺五色花絨，垂鈴錢數串。語言嘲哢，皆不可曉。唯小姐妝飾略似漢人，語音清楚。逢玉看了，悶悶不樂，勉強與小姐飲了數杯，推故不飲。梅小姐偷眼看逢玉，珠顏玉貌，不勝歡喜。見他悶悶不飲，遂叫侍女代己卸妝，吩咐退出，單穿一件淡黃輕綃，紅領錦袖，親斟細茶一盞，以巾抹去盞上泡沫，笑嘻嘻，千嬌百媚走至逢玉面前道：「妾雖瑤女，頗知禮儀，決不至玷辱郎君，願郎寬懷，所約當一一從命。」逢玉道：「若得小姐不食前言，小生更復何求？」梅小姐妝出妖嬈，用左手搭在逢玉肩上，右手把盞輕輕湊在逢玉口上道：「郎若陪得妾過，妾心方安。」逢玉見他風流瀟灑，語言順適，也就放下愁腸接茶吃了，與他褪下衣裳尋那魚水之樂。但見：

翡翠衾中，輕試海棠新血；鴛鴦枕上，漫飄桂蕊奇香。情濃任教羅襪之縱橫，興逸那管雲鬢之撩亂。

肺腑情傾細舌，不由我香汗沾胸；絞綃春染紅妝，難禁他嬌聲聒耳。

自此，梅小姐百依百順，極意逢迎，其欲逢玉歡喜。怎奈逢玉時刻牽掛著父母及張、李二小姐，見他愈來愈親熱，心中愈覺鬱悶。一日，痛上心來，援筆寫《八聲甘州》一闕，以舒怨恨，云：

浪遊呵，蹉跎到而今，心兒不清渾。年來又被強梁賣弄，無地望鄉雲。

怎禁滿腔憔悴，白晝又黃昏。閒夢無數，折盡詩魂。

搦管徐圖慰解，奈雙親慮我，我慮雙親。怕雙親慮我，勞碌損精神。

把調兒填就，讀來依舊，懊惱如焚。心心自鬱多憐惜，偏覺非真。

寫畢，讀了一遍，不覺嗚嗚的哭泣不止。梅小姐原來不識字，每見他寫了一篇便對著涕泣，不知他寫的是什麼，只把閒言閒語來相勸慰。勸他不止，也就陪著涕泣。一夜枕上，乘逢玉情濃之時，雙手捧著逢玉那面，低低問道：「嬌郎，爾終日哭的是麼？夫妻之間有甚說不得的話！何不明對妾說？或者妾也有解得郎憂時節。」逢玉只說憶父母，趁勢就求他放他下山歸省，梅小姐道：「難道更無別念？」逢玉道：「就是李公主，小生也與他約定，到了大紼即回他寨中，寫書與我捎與張氏，今已數月矣，賢妻苦苦留住不放，怎教人不腸碎！」說畢，那雙淚珠兒便落在梅小姐面上來。梅小姐聽了，暗自恨道：「我原料他必定是戀著那妖婢，今果一些不錯，可恨妖婢牽著黃郎，必須尋個計來開除了他，方能使黃郎死心塌地住在我這裡。」心中一邊想，口中便一面順著逢玉道：「妾非敢苦留郎君，我這瑤俗，夫婦入寮，必須滿了千日，方可出寮，不滿千日，則夫婦不利。妾托身郎君，亦願白頭偕老，豈可以不急之務妨奴一生？願郎寬懷，俟滿日之後，妾當遣人奉送郎君到嘉桂嶺便了。」說罷交股而寢，一夜無話。次日起來，梅小姐出至前寨，著人請軍師諸葛同進來商議。這一議，險教李公主玉碎荊山，頓使黃逢玉鏡分越府。正是：

虎號胭脂最怕人，摧花斲樹肯因循。

天心不是憐貞順，嘉桂安能八十春。

欲知梅小姐與軍師商議甚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醉園評：最爽快人，偏有許多阻折，許多愁悶，不知正為下面興兵逃走二段伏線也，靜觀自得。

西園曰：逢玉不樂婚梅小姐，人品是絕高，人品文字是大開文字。

